

新马克思主义 导引

Neo-Marxism

K H A S a e n - Y a n g

(法)高宣扬 / 著

高宣扬 著

汉语学界——全面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本
权·威·著·作

书写·经典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新马克思主义 导引

Neo-Marxism

K H A S a e n - Y a n g

〔法〕高宣扬／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新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解,其不同于我们日常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指自 20 世纪初以来,尝试重新检讨或反思马克思古典理念,使马克思主义并不只限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形态,而是成为全体进步人类实现社会正义化、合理化和自由化的指导理论,这股思潮已经渗透到社会和文化生活之中。本书主要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为发展脉络,介绍了自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驱——卢森堡、卢卡奇、科尔施等思想家以来的基本内容及其实际影响,并针对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的生平简历、思想学说作一全面性的论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马克思主义导引 / (法) 高宣扬著.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高宣扬文集)
ISBN 978-7-313-15965-6

I. ①新… II. ①高… III. ①新马克思主义 IV. ①D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8112 号

新马克思主义导引

著 者 [法] 高宣扬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 话: 021-64071208

出 版 人: 郑益慧

印 制: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5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3-15965-6/D

定 价: 7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12-68180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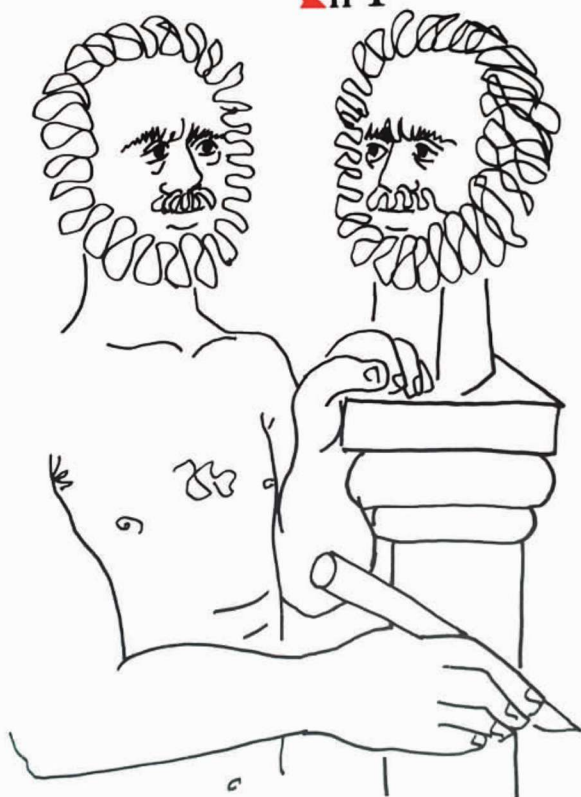


拉毕卡教授与高宣扬教授在巴黎第十大学哲学系,1987 年



霍耐特教授与高宣扬教授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 2013 年

Actuel
Marx
n°1



L'état du marxisme

L'Harmattan

出版于巴黎的《当代马克思》创刊号封面，高宣扬教授为国际学术委员会成员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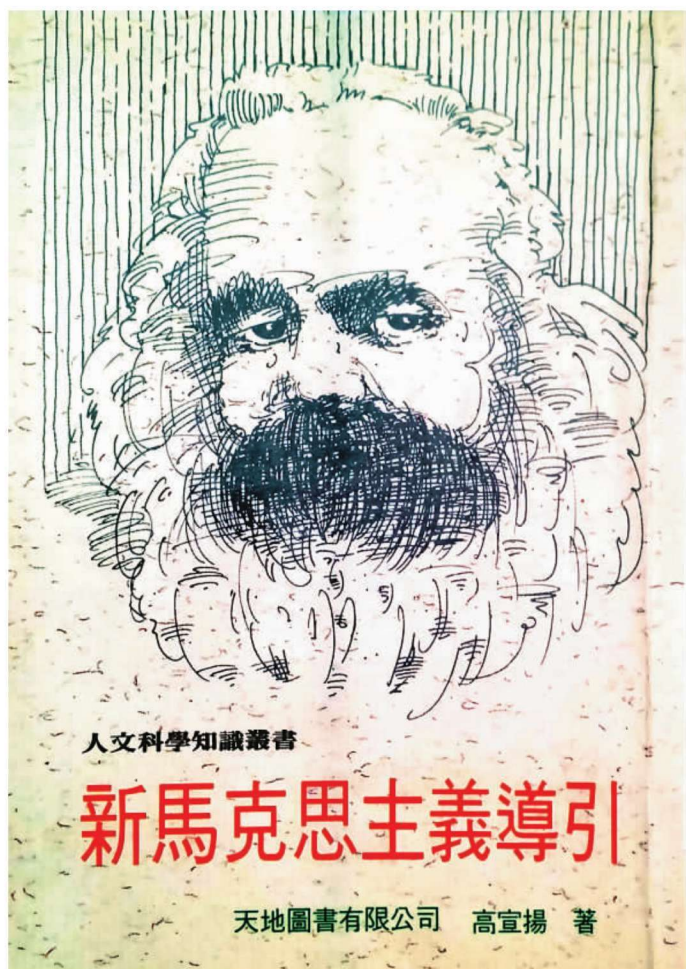
La grande mutation actuelle du marxisme chinois

KHA Saen-Yang

Depuis la mort de Mao, le marxisme chinois s'est divisé en plusieurs courants. Ces divergences sont apparues en pleine lumière en 1983, lors du centenaire de la mort de Marx. Un colloque organisé par l'Ecole supérieure du Parti, l'Académie chinoise des sciences sociales et le ministère de l'Education nationale, s'est déroulé du 7 au 13 mars à Pékin. Mille deux cents chercheurs, venant des 29 provinces y participèrent et présentèrent plus de huit cents communications, traitant librement de philosophie, d'économie, du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de l'histoire internationale du communisme et de celle du parti chinois, et cela sur la base de positions théoriques fort diverses. Ce colloque constitue un événement qui peut servir de point de repère pour l'histoire du marxisme chinois contemporain.

Le courant humaniste put, malgré la domination du courant dogmatique, exprimer sa position théorique sur la structure du système marxiste, qui doit se développer autour des problèmes de l'*Homme* (1) entra directement dans le vif du sujet, la question du rôle de l'humanisme dans l'ensemble du marxisme, qui constituait l'axe principal des discussions au sein des marxistes chinois au cours des dernières années.

Le colloque vit se développer de grands débats sur le concept de pratique et d'aliénation (2), qui libéra la pensée chinoise de la contrainte du système marxiste de Mao. Il marqua l'émergence de courants marxistes indépendants qui se réfèrent non seulement à la théorie du jeune Lukács et du jeune Marx, mais aussi à celle de l'Ecole de Francfort et à la culture traditionnelle, qui, d'après 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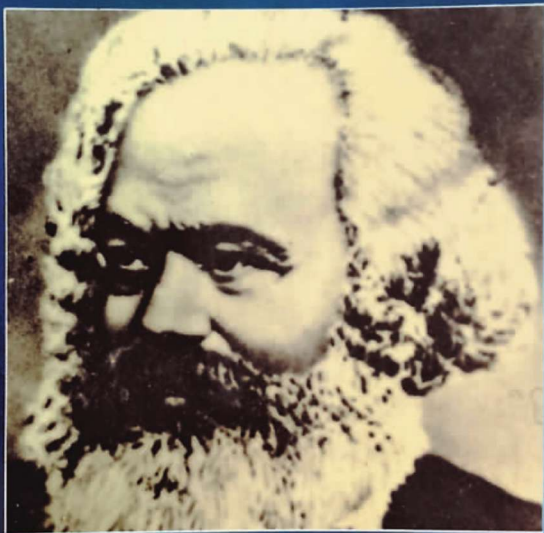


《新马克思主义导引》，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5 年

新馬克思主義導引

風雲政治 7

高宣揚著



新馬克思主義的崛起
批判理論的基本內容
霍爾克海默等人的思想

《新马克思主义导引》，台湾洞察出版社，1989年

高宣扬文集总序

当我个人生命创建第七十环年轮的时候，我幸运地成为上海交通大学教师队伍的一员，使我的学术生命有获得新生的可能，我的生命也由此获得新的可能性，上演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生命乐曲。所以，我在交大“学者笔谈”上发表题名为“新鲜的交大人”的感言：“历史总是把我们带领到远离故乡的世界尽头，但有时又突然地把我们带回故居和出发点。历史使我们学会了感恩”。其实，生命永远是在自我给予和接受给予的交互往来中延伸，所以，感恩始终伴随着生命自身，构成了生命交响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生命的价值及尊严奠定本体论和伦理基础。

生命是一部无人指挥的交响乐，自创自演，并在不同的社会遭遇和生活历程中一再地自我协调，演奏出一曲又一曲美丽动听的自然乐曲，弹奏出每个人在社会、文化、历史的不同命运，演播成充满悲喜交织的无数千变万化的生命故事。

我的书实际上就是我个人生命历程的自我展现。每一本书从不同角度讲述着不同阶段的生命故事。生命的故事千差万别，归根结底，无非就是生命对自身生长发展的自我关注，都是由生命内在创造力量与周在世界各种因素相遭遇而交错形成的。生命在自我关注的过程中，

总是以顽强的意志和万种风情,一方面激励自身在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的悖论困境中脱颖而出进行创造更新,另一方面严肃正视环绕生命的外在客观力量,自然地要对自身的命运进行各种发问,提出质疑,力图寻求生存的最理想的优化状态,从而有可能逐步演变成哲学性的探索,转化为生命的无止尽的形而上学的“惊奇”,对生命自身、对世界万物、对历史以及自身的未来前景,进行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的反思。

从学习哲学的第一天起,我就牢记古希腊圣贤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就是一种好奇”的教诲。从1957年以来近60年的精神陶冶的结果,却使我意识到:“好奇”不只是哲学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一切生命的生存原初动力。因此,对我来说,生命的哲学和哲学的生命,就是血肉相融地构成的生命流程本身。

生命的反思虽然表达了生命成长的曲折复杂历程,隐含着生命自身既丰富、又细腻的切身感受,但绝不会封闭在个人狭小的世界中,也不应只限于文本结构之中,而是应该置于人类文化创造的生命运动中,特别是把它当成人的生命本身的一个内在构成部分,从生命的内与外、前与后,既从环绕生存的各种外在环境条件的广阔视角,又从生命自身内在深处的微观复杂的精神状态出发,从哲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和美学的角度,试图记录一个“流浪的哲学家”在四分之三世纪内接受思想文化洗礼的历程,同时也展现对我教诲不倦的国内外师长们的衷心感恩之情。

最后,我还要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表示感谢,特别感谢刘佩英女士和刘旭先生,他们对本文集的出版给予了最大的支持。

高宣扬

2016年4月8日

马克思思想的生命力及其理论效应：

2016 年新版序

根据最权威的“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即 A&HCI)对全球 1,100 种最有影响的学术杂志以及 6,000 多种出版物中抽取的引文数据,在 1993—2000 年间,被引用最多的十名作者中,首推马克思,而在马克思之后的重要作者和著作,按顺序分别是列宁、莎士比亚、亚里士多德、《圣经》、柏拉图、弗洛伊德、乔姆斯基、黑格尔和西塞罗。由此可见,不管时代如何动荡,也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马克思始终是人们重点关注的核心人物;在全球化时代,重读马克思著作,特别是他的《资本论》,俨然成风^①。

像马克思这样的人物,逝世后一百多年,依然成为世界多数人心目中的关注对象,在近现代历史上是罕见的。他的思想的深刻性及其对整个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导致人们对他的思想及其命运的不同寻常的关注,同时引起无止境的不同争论,这一切,不是任何个人或群体靠其主观意志或人为的力量可以控制或操纵出来的。正因为这样,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才值得成为世界范围内学术界持续进行的重大论题。

在中国现代史的整个进程中,马克思一直是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

他的思想的存在及其辐射出来的精神威力,已经成为任何人都难以阻挡或回避的无形力量。拥护他和反对他的人们,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逾百年左右漫长曲折的历程,以反复激烈的论争,甚至通过不惜付出无数生命的残酷战争的代价,对马克思思想的内在价值及其实际功能,进行探索、考验及检证。

我们这一代人,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恰恰成为马克思思想发展及其命运的见证人。这也许正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本身,不但恰好与马克思思想相遭遇,而且社会的历史命运本身,也同样地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运势,始终紧密相联,沉浮颠簸,奔流向前,而我们自身也不得不随时都要面临选择立场和态度的严肃问题。

拙著《新马克思主义导引》的撰写出版及其在海峡两岸三地的多次再版历程,从1979年至今,不但与我个人学思历程的进展相交织,而且也生动地反映了近30多年中国及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动态本身的各个侧面及其内在复杂因素。

最初,本书只是我个人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准备的博士学位论文的一个延伸产物。我在1983年交给博士学位答辩审查委员会的论文,由当时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主任、我的导师爱莲娜·魏德林教授(Hélène Védrine, 1926—)建议,题名为《论霍克海默的唯物主义》。这篇论文表面看来是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巴黎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反复来回分析调查研究而撰写出来的。但实际上,在论文的选题及其完成的背景,正是当时中国社会及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势发生激烈动荡的关键年代。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转折,在法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也展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争论的特征。基于当时法国及整个欧洲环绕马克思思想的激烈争论,又考虑到我个人的学术背景,爱莲娜·魏德林教授

建议我选择这个论文题目。魏德林教授本人亲身经历了多次思想争论,她同让-杜尚·德桑迪(Jean-Toussaint Desanti, 1914—2002)和弗朗索瓦·沙德列(François Châtelet 1925—1985)等人一起,始终关切当代法国思想的发展历程。在向我建议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同时,她也邀请她的同事、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美学家兼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专家奥利维耶·勒沃·达伦(Olivier Revault d'Allonnes, 1923—2009)跟她一起指导我的论文。

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从高潮进入低潮,马克思思想也逐渐受到各种思潮的质疑、反思、批判和重新评价。这一历史转折,一方面将陈旧的思想体系,更彻底地送进历史的博物馆;另一方面,又引起更复杂的思想冲突,加深和激化了原有的理论争执,使原有的思想营垒发生新的分化。原有的激进派队伍中,有一部分思想家,面对社会现实状况与他们所怀抱的理念之间的差距,宁愿从新选择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观点和方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哲学领域中,以结构主义为基本思想动力,各种以批判传统思想为特征的新思想,以百花齐放的方式展示出来,并在它们之间相互竞争,同时也把它们对传统思想的批判,进行得更加彻底;而从原有激进派中分离出来的青年思想家,以格鲁克曼(André Gluckman, 1937—2015)、贝尔纳德-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 1948—)、让-马里·贝努阿(Jean-Marie Benoist, 1942—1990)、让-保罗·多列(Jean-Paul Dollé, 1939—2011)、米歇尔·格林(Michel Guérin, 1946—)、克里斯蒂安·钟贝(Christian Jambet, 1949—)、吉·拉德鲁(Guy Lardreau, 1947—2008)、弗朗索瓦·列维(Françoise Lévy)及菲利普·内莫(Philippe Némó, 1949—)为代表,给自己贴上“新哲学家”(les nouveaux philosophes)的标签,对他们自己以往的哲学观点,进行忏悔式的理论清理,试图创立新的时髦思潮“新

哲学”^②。

显然,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连续不断进行的自由学术争论所带来的理论建设和文化重构的活跃繁荣局面。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符号论、诠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建构主义、新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各种理论派别、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先后登场,各抒己见,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创造局面。

1980年,萨特和罗兰·巴特先后去世,给我很大的心灵震荡,激励着我以更加狂热的情感,潜心阅读他们的著作,并认真思考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他们的先后逝世,使我感受到时间的紧迫性、生命的短促和脆弱性,也使我更加珍惜生活的一分一秒,以更大的效率投入研究。从1979年到1983年,当我在巴黎一大准备和撰写博士论文《论霍克海默的唯物论》时,在北大时期所形成的原有的马克思思想观点,开始同在法国时期所感染的各种新思想相互交错和进行对话,构成了我本人思想转变中最紧张和最有意义的新阶段。

当时,我获得宝贵的机会,先后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巴黎高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des Sciences Humaines et des Sciences Sociales)、巴黎大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ationa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Paris)等著名高等学府,直接聆听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25—1995)、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1905—1995)、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维尔南(Jean-Pierre Vernant, 1914—2007)、杜美济(Georges Dumézil, 1898—1986)及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 1930—)等人的讲演、课程和研讨会,

并利用各种机会与当代法国各重要思想家会面，同他们直接对话，讨论共同感兴趣的理论问题。

1983 年到 1988 年，我获巴黎第十大学副校长拉毕卡 (Georges Labica, 1930—2009) 教授同意，参与他所领导的科学研究小组，并成为他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担任国际学术杂志《当代马克思》(*Actuel Marx*) 国际学术委员会委员，并在它的创刊号发表论文《剧烈变动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⑧。同时，我也很幸运，能在我的指导教授魏德林和达伦的推荐下，在著名哲学家德里达、法国哲学学会主席雅克·董特 (Jacques D'Hondt, 1920—2012) 和拉毕卡的帮助下，在当时由密特朗总统直接推动下成立的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 (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中，连续两年主持关于现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研讨会。所有这一切，为我提供了珍贵的学习机会，也为我开辟了广阔的新视野，有助于提高我对马克思思想的反思能力。

应该说，20 世纪 70 年代，法国思想界已经完成了从单纯接受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 (Hegel, Husserl, Heidegger, 法国人简称为“3H”) 和“三位怀疑大师”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 (Marx, Nietzsche, Freud, 法语 *trois Maîtres de soupçon*, 简称为 3M) 思想影响的时代，转向具有独创性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新时代；也就是完成了从对于黑格尔辩证法、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推崇，从对于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怀疑精神的追求，转向以自身思想创造为基础的自成思想体系的成熟阶段。

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 21 世纪交接时刻，历经三十多年的争论和创造，在法国思想激烈变动的洪流中，不只是可以看到法国社会生活图景以及各种物质的、有形的社会宏观架构的变革结果，而且，连同那些

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禀性、喜好和品味以及在无声无息中影响到行为举止的各种心态和思想风格的变革,也表露无遗。越是深入细腻地探索其中的奥秘,就越感受到支持着这一切变化的深刻理论基础所隐藏的强大思想力量。法国人那种浪漫自在的生活情调背后,往往包含着深刻的自由反思活动,以至于当人们无意中触犯他们的普通日常生活方式时,他们就会情不自禁严肃地捍卫其个人选择的自由,使他们原本闲逸多姿的情趣,刹那间变成情绪高昂的基本人权辩护士。甚至在巴黎乱哄哄的地下铁车厢中,都可以随时看到处于混乱却又高度自律的读书人,任嘈杂的车轮声和说话声于不顾,而坦然自若地翻书阅报。只有细细考察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消化他们的历史传统中的思想,才能逐渐发现法国逾60年来一切变化的思想根源。

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对我来说,远不止是一种学术研究活动,并且也不知不觉地成为个人思想逐渐转变的过程。法兰西学院的维尔南教授在谈到古希腊时期有关个人、死亡、自身与他人的问题时指出,个人的人格、身份的自我认识和社会确认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它同人对于不朽的无止境探寻的思维活动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只有人,才存在人格和身份的问题,也只有人才把这些问题同认识自身、认识生活、认识历史、认识社会和认识世界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同自己的生存及死亡、同自己的社会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深刻思想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以及米尔西亚·埃利亚德(Mircea Éliade, 1907—1986)的思想观点结合在一起,给了我重重一击,粉碎了我原有的世界观框架,使我猛然地重新发现人的原本面貌,也对自己的生命重新进行了反思。

我深深感到:人只有在同社会和文化的反复对话中,才能最终认识自己,才能真正认识世界。从根本上说,人在一生中,不管是谁,只要